



催开春天的热血

疫情期间的救护车，是为数不多的观察人情冷暖的移动窗口。从这扇窗口向外望去，你能看到这座城市生病时的痛，也能看见不屈服的人从未放弃希望。

明明憋得难受，却怎么也尿不出来，只能到驻地才能解决。“上海一次任务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，可这起码要翻个倍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劝大家穿上。”

精细保障，实现 40 天零事故

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，刘轶是机动班的一名驾驶员，今年 38 岁的他从部队转业后，开了 14 年急救车。来到江城的第三天，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他，“云南转运车队在同济医院的压力太大，你们能否分担一下？”刘轶带大家做了决定，“没问题”。

侯敏杰当天执行的是院内病人的转运，从下午 1 点到 3 点半。驻地离医院超过 30 公里，出车一次，就要四五个小时。“知道今天是自己，很早就吃不喝了，纸尿裤也穿上了。”

全身的装备是专门负责的队友提前准备好的，放在黄色塑料袋里。防护服要拉开上半身的拉链，提着它双脚放进去，整个过程尽量不着地。接着，套好袖子，戴上帽子，拉上拉链，粘上胶条。侯敏杰已经很熟练了，在跟车护士的帮助下，没过多久就穿戴完毕。

救护车狭小的

空间，被队员们划分成“三区”。“驾驶舱是清洁区，车外是半污染区，医疗舱是污染区。”驾驶舱和医疗舱间的玻璃窗被封箱带封得严严实实，“再小的细节，也不能放过。”但事实上，侯敏杰很难把握它们间的界限，遇到危重症病人，他也要下车帮忙抬担架、接患者。

从驻地到医院，见到的路障比车都多。在武汉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时，侯敏杰无暇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。疫情期间的救护车，是为数不多的观察人情冷暖的移动窗口。从这扇窗口向外望去，你能看到这座城市生病时的痛，也能看见不屈服的人从未放弃希望。

队员沈骏在队里负责车辆，每天的车况，水、电、油，包括后面的负压、氧气，这些车况每天早上要做例行检查。正是因为他的仔细，保障急救队在武汉当地保持 40 天零事故的纪录。

车队向火神山医院转送患者。

